

梅 林 著
羅 稷 南 譯

馬克思傳

(下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發行

馬 克 思 傳

梅 林 著
羅 曼 南 譯

(下)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172 • T8 • 32K • P308 • \$9.80

版權所屬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版

大華印刷所承印

上海造 0001 — 2000冊

• 經 理 處 •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永 漢 路

天 津 濟 南 西 安 長 沙 開 封

香 港 大 連 哈 爾 濱 重 慶 漢 口

目次 (下冊)

第十章 王朝的興替

1. 義大利戰爭.....	一
2. 和拉塞爾的爭論.....	七
3. 流亡者之間的新鬥爭.....	一四
4. 幾支插曲.....	二三
5. 佛格特先生.....	二九
6. 家務和私事.....	三三
7. 拉塞爾底煽動.....	四一

第十一章 國際的早年

1. 國際的建立.....	五二
2. 成立緒言.....	五九
3. 和斯乞委塞的分離.....	六四
4. 倫敦第一次大會.....	六九
5. 奧大利和普魯士的戰爭.....	七六

6. 日內瓦大會

八三

第十二章

資本論

1. 產痛

九三

2. 第一卷

九六

3. 第二卷和第三卷

一〇七

4. 資本論的遭際

一六

第十三章

國際的極盛時代

1. 英國法國和比國

一二三

2. 瑞士和德國

一三〇

3. 巴枯林底煽動

一三七

4. 社會民主聯盟

一四四

5. 巴斯勒代表大會

一五〇

6. 日內瓦的混亂

一五六

7. 『機密通信』

一六二

8. 愛爾蘭大赦和法國民衆投票

一六六

第十四章

國際的衰落

1. 色丹

一七〇

附
錄

1. 馬克思博士論文的準備工作	二六五
2. 色丹之後	一七六
3. 法蘭西內戰	一八二
4. 國際與巴黎公社	一八八
5. 巴枯林底反對派	一九五
6. 第二次倫敦會議	二〇三
7. 國際的解體	二〇九
8. 海牙會議	二一五
9. 臨別底悲痛	二二二
第十五章 最後十年	
1. 馬克思在家裏	二三〇
2. 德國社會民主黨	二三六
3. 無政府主義與近東戰爭	二四三
4. 新時代的曙光	二四七
5. 暮色	二五六
6. 最後一年	二五八

2. 批評黑格爾底法律哲學·····	二六七
3. 弗勒得里奇·恩格斯·····	二七〇
4. 馬克思底初期經濟學研究和著作·····	二七〇
5. 作為國際組織者的馬克思·····	二七四
6. 德國意識形態·····	二七六
7. 馬克思與戈龍「工人協會」·····	二七九
8. 第一國際·····	二八一
9. 馬克思恩格斯與拉塞爾斯乞委塞·····	二八二
10. 馬克思與巴枯林·····	二八四

第十章 王朝的興替

一 義大利戰爭

一八五七年的恐慌並未發展爲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牠並非沒有革命底效果，雖然這些效果祇顯現爲王朝興替的形式。義大利聯合王國興起了，不久之後德意志聯合帝國也興起了，而舊法蘭西帝國卻消滅了。

事變的這種結果是由於資產階級的倒行逆施：牠從未執行牠自己底革命戰鬪，而且自一八四八年革命以來，牠已經逐漸不容許無產階級替牠作戰。而且在這革命中，尤其是在巴黎的六月鬪爭之中，無產階級已經革除了任隨資產階級僅僅把牠自己利用作炮灰的舊習，已經要求分享那用牠自己底血肉和勇氣所獲得的勝利的成果。

結果，甚至在革命的那幾年間，資產階級除了唆使逐漸不可靠底無產階級替牠從火中取栗而外早已企圖勾結別種勢力了。而在德國和義大利尤其如此，就是說，在這些國家之中當時歷史發展的主要任務是創立統一底國家，這是使資本主義生產力得以充分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問題的明顯底解決方法是把君臨全國的權位奉獻給諸侯之一，而以給予資產階級充分發展資本主義剝削的地盤爲交換條件。然而，這計劃迫使資產階級放棄牠自己底政治理想而祇能以利潤爲滿足：因爲要獲得諸侯的援助而自願臣服於諸侯底統治。

所以，甚至在革命的那幾年間，資產階級就已開始獻媚於各邦諸侯，於最反動底王。在義大利得到這種奉承的是薩爾丁尼亞（Sardinia）王國，在這「武裝底耶穌會員」的小邦之中，如德國時人的所申訴，「教士和奸商吸盡了人民底膏血」，而在德國得到這種奉承的是普魯士王國，那時正在愚民主義者東尼爾巴軍事貴族的盤幹之下。當初資產階級在義大利和德國都沒有成功。薩爾丁尼亞國王阿爾培（Albert）不贊同使他自已成爲「義大利之劍」，這是真的，然而他終於被奧國軍隊戰敗而逃亡，死在外國。而普魯士國王威廉第四（Frederick William IV）則拒絕德國資產階級獻給他的德意志帝國的皇冠，因爲他以爲牠是純然虛榮底，用膠泥製成底帽子。他卻喜歡以革命爲犧牲而翻尸盜骨，雖然他慘敗了——這與其說是由於奧國底劍不如說是由於阿爾卑茲的奧國底鞭。

然而，工業底繁榮——曾經削弱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力量——在義大利和德國變成了推進資產階級利益的有力底槓杆，而且使這兩個國家的國內統一成爲比以前更急迫和更必要的事情。一九五七年，恐慌爆發，資產階級覺悟到資本主義底光榮有全盤破壞的危險，然而事情終於開始變動——首先是在義大利。這不能認爲是義大利資本主義的發展超過德國的表徵。正相反，義大利那時完全沒有大規模的工業，因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還未發展到引起互不信任的程度。更不能忽視的是這事實：義大利的不統一一是外國統治的結果，而推翻這統治是全社会各階層的共同目的。奧國直接統治着倫巴特（Lombardy）和威尼斯（Venice）省，間接統治着中央義大利各邦，那些小朝廷是聽命於維也納的哈布斯堡（Habsburg）皇室的。反對外國束縛的鬭爭曾經在義大利不斷地進行了二十年，而且這曾經引起一方面的野蠻壓迫和另一

●一八五零年普魯士擴張派的氣勢被奧國在阿爾卑茲（Alpine）的外交政策所拌辱。

方面的殘酷報復。義大利底雙口長劍是奧國底皮鞭的必然回答。

然而，一切恐怖行爲，暴動和反抗對於哈布斯堡氏的優越勢力顯然是無用的，甚至在革命的那幾年間義大利的一切叛亂也全都失敗了。義大利必能憑牠自己底力量爭取牠自己底獨立（*Italia fara caso*）這預言顯然是一種錯覺。義大利必需外援以推翻奧國的束縛，所以牠轉而求助於牠姊妹邦法蘭西。維持義大利和德意志的國內分離本來是法國外交政策的傳統原則，但是坐在法國帝位上的那冒險家是準備談判這宗交易的。當法國被限制於第一帝國崩潰之後由歐洲列強所劃定的疆界之內的時候，第二帝國乃是一種趣劇。法國必需領土底征取，但是假拿破崙並不能像真拿破崙那樣能幹。假拿破崙祇好假藉他的所謂叔父的「民族主義」把自己裝扮成被壓迫民族的救世主，自然他底友誼援助總是以土地人民的報酬爲條件的。

同時整個局面而不允許他實行多方冒險。他並不能發動一次歐洲大戰，更不必說革命戰爭，他所能作的充其量不過是在別底列強縱容之下痛擊歐洲的替罪羊而已。在五十年代之初這替罪羊是俄羅斯，而在五十年代之末卻是奧地利。奧國侵略者在義大利內所維持着的可恥底統治已經發展爲歐洲底恥辱，同時哈布斯堡皇室已經和神聖同盟的老同事們發生爭鬭，爲阿爾卑茲而和普魯士爭鬭，爲克里米亞戰爭而和俄羅斯爭鬭。其實，以企圖攻擊奧地利而論，假拿破崙確是俄羅斯的助手。

法蘭西國內的局勢正在急需對外的政治行動以扶持假拿破崙派的權威。一八五七年的商業恐慌已經麻痺了法國工業，而又因爲政府竭力阻止恐慌爆發的策略，那災害已經變爲慢性，使法國貿易陷於停頓好幾年。結果，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正在變爲反叛的，甚至農民，這暴力改變的政權的主要支柱，也開始怨憤不平。一八五七至五九年間的穀價暴跌使農民大聲說道：因爲他們的農產品的低賤和課稅的苛重，耕種快就要成

爲不可能的了。

在這種情勢之中，假拿破崙很動心於薩爾丁尼亞王國總理大臣加富爾（Cavour）的慫恿游說。加富爾執行着阿爾培王的傳統政策，但是異常巧妙。然而，單是外交手腕的運用，他並未能使事情有所進展，因爲拿破崙第三的遲疑不決底性質難於使他採取任何果斷。然而，義大利行動黨插手在賭局裏面，迫使這「自由保護者」趕快決定。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號奧西尼和他底同黨擇了幾個炸彈在法國皇帝御用馬車旁邊，那馬車被七十六個碎片所打中。車裏的人們並未受傷，但是假拿破崙照例用恐怖回答了這等人物。然而，他歷來的狂暴正是表明他的已經延長了七年的政權其實是建立在很不穩固底基礎上的。同時奧西尼在獄中寫給他的信使他感覺一種新的戰慄。奧西尼說：「記着吧，當義大利不會完成牠自己底獨立的時候，歐洲的和平和你底心裏的和平始終不過是一種幻想。」據說，奧西尼在第二封信裏說得更爲爽直。在冒險生活的多疑不安之中，拿破崙第三又被義大利亂黨夾纏住，他分明覺得他們底報復不是一件可以忽視底事。

所以，一八五八年夏季，他邀請加富爾到卜洛木比勒（Plombières）來會他，在那裏他倆安排了一局對奧小戰爭。薩爾丁尼亞將要收復倫邦特和威尼斯省，組織上義大利王國，而以塞孚尼（Savoy）和尼斯（Nice）讓給法國爲報酬。這一次外交買賣根本談不到義大利的獨立和自由，也不會談到中義大利和南義大利，雖然雙方各有各的打算。拿破崙第三不願放棄法國傳統政策而推進義大利的統一。正相反，他想要維持教皇的權力和創造一種可以施行挑撥間離義大利諸侯王的聯盟，以保持法國的霸權，而且他蓄意要爲他底堂弟哲洛米（Jerome）創立一個中義大利王國。另一方面，加富爾卻以爲一旦上義大利成爲一個強國，跟着民族統一運動的盛大發展，他就可以制止一切侯王的分離傾向。

一八五九年元旦日拿破崙第三召見奧國大使，通知他法國的意向，幾天之後薩爾丁尼亞國王也昭告世界他不能不聽取義大大人民的悲痛底呼籲。這些恐嚇是維也納所充分明瞭的，戰爭的爆發日益迫近，同時奧國政府愚蠢到被誘為攻擊者了。已經半破產，而又為法國所攻擊，為俄國所威脅，奧國政府是難於應付的，而英國保守黨的微溫底友情並沒有多大幫助，於是牠設法爭取日耳曼聯盟的支持。在盟約上聯盟並沒有防禦盟員所有的任何非日耳曼領地的任務，但是奧國政府企圖使牠來盡這種任務，提出了一個戰略底口號：保衛萊因必須佈防於波（Po）。●河沿岸，換一句說，牠要使那聯盟相信維護奧國在義大利的佔領地對於德國是生存攸關的大事體。

自一八五七年恐慌爆發以來德國也發展着一種國民運動，但是這和義大利的國民統一運動不同，而那不同並不足為德國之榮。德國的國民運動並不是由於憤恨外國統治而激動起來的，而且自一八四八年以來德國資產階級就已懷着懼怕無產階級的心理，雖然後來事實證明到底不是那麼可怕。然而巴黎六月的日子卻是一個凶險底警告。一直到一八四八年為止，法蘭西的帝制算是德國資產階級的理想，但是此後牠就轉向英國，以為英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似乎是能够互相調和的。普魯士太子和英國公主的結婚曾經在一切善良底資產者羣中引起狂喜歡躍，而且當精神病底普魯士國王於一八五八年秋季把政權交給他底兄弟的時候，後者就任命一批馴善底自由主義者組織內閣——但絕不是為了自由主義的理由——於是就爆發了拉塞爾所謂「牛族登位慶典」的歡呼。因為不敢惹惱攝政王，這高貴底資產階級就否認了一八四八年本階級的英雄們，而且當新內閣實際上和舊內閣一樣的時候，牠並不抗議，卻提出了這有名底口號：「溫和地工作」。

●在義大利西北部，法義邊境。

呀！因爲怕引起那新統治者的不高興，他不高興就會掃掉那「新紀元」的這「新紀元」，照他底怪想法，不過像是牆上的影子似的東西而已。

當戰雲密布的時候，德國民族統一的浪潮開始高漲。加富爾爲義大利統一工作的方法很感動着德國資產階級，牠是早已選定普魯士來擔任薩爾丁尼亞的任務了的，但是德國世仇的法國攻擊德意志聯盟的奧國，卻使德國資產階級滿懷疑懼，甦醒了不愉快底紀念。或許假拿破崙想要恢復拿破崙破崙的種種傳統的吧？或許奧斯特里茲（Austerlitz）●和耶拿（Jena）的時代又要重來，而且外國統治的鎖鏈又要唧噥于德國的吧？受奧國政府津貼的日報（Journale）就竭盡全力，胡湊一切理由使德國資產階級相信牠底疑懼的現實性，而同時描繪出一幅「中歐霸權」的童話圖形：在奧國領導之下，包括日耳曼聯邦，匈牙利，斯拉夫，羅馬尼亞，多腦河地帶，阿薩斯洛崙，荷蘭，天曉得還有些什麼地方。另一方面，假拿破崙當然也放出他底文筆小販們，指天畫地，誓言他們底雇主絕無奪取萊因沿岸的惡意，而他攻擊奧國完全是出於道義底考慮，老實說，爲歐洲文化的利益，云云。

當然，善良底德國庸衆在這矛盾宣傳的紛紜之中很難確定他們自己底意見，但是他們逐漸開始傾聽哈布斯堡魔術師的號召，有些相信所謂拿破崙復興的災害了。哈布斯堡派的議論是投合於他們底醉後興奮底愛國心的，而要人相信假拿破崙的文化使命卻是太過奢望。然而，無論如何，局勢是這樣複雜，以至那些慣於處理政治糾紛——革命圖爭——的人們，在一切根本問題上意見絕對相同的人們，關於德國對於義大利戰爭

● 屬捷克斯拉夫，一八零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一在此大破德奧聯軍。

● 屬德國薩克西威馬邦，一八零六年拿破崙在此大破德軍。

應該採取何種實際政策都不能達到一致的意見。

二 和拉塞爾的爭論

在馬克思同意之下，恩格斯首先以他底小冊子玻與萊因加入爭論，而牠底出版是經由拉塞爾向鄧克接洽的。恩格斯底目的是駁斥哈布斯堡派底議論，保衛萊因必須佈防玻河。他指出德國並不必需一手掌大的義國土地以保衛牠自己，而且倘若軍事理由決定因素，那麼法國對於萊因兩岸比德國對於玻河更有爭取的理由。以純粹軍事觀點而論，奧國統治上義大利對於德國並非不必要，但是，以政治而論，那卻是很有害的，因為奧國壓迫者所施於義國愛國者的兇暴蹂躪將要使全義大利釀成對德也極其仇恨。

然而，他說，佔領倫邦特的問題是德國與義國之間的事，而不是路易拿破崙與奧國的事。把路易拿破崙作為第三者而論——他完全祇圖私利和存心反德——德國底態度祇能是佔領該省而在逼迫之下纔讓出，維持着這軍事據點一直到不能守的時候纔撤退。說到拿破崙派的威脅，哈布斯堡派的口號是理由充足的。倘若路易拿破崙以玻河為藉口，那麼牠底眞目的確是在萊因，因為祇要佔領萊因邊境就有了在法國國內鞏固那暴力統治的一切基礎。這是適用一句古諺的典型事例：拿破崙痛打革囊而意在驢子。義大利可以被誘而充當革囊，但是德國卻沒有任何理由定要作驢子。倘若這到底不過是誰必須奪取萊因左岸的問題，那麼德國就不能夢想不戰而放棄玻河和牠底最強固的陣地之一。在戰爭之前和在戰爭之中一樣，要佔據每個可能進攻退守的要點，用不着道德底考慮，用不着研究這種行動是否適合於恆久底正義和民族的原理。在吃緊的關頭人就要用能够拿到的任何武器防衛自己。

馬克思完全贊同這種觀點，讀了原稿之後他寫信給作者說：「非常有力甚至以這件事的最為困難的政治方面而論，這小冊子將要是一個大成功。」另一方面，拉塞爾卻說他完全不能瞭解恩格斯的態度，而且差不多立刻就發表了他自己論這件事的一本小冊子，題名為義大利戰爭與普魯士任務，也是由鄧克出版的。拉塞爾從完全不同的前提出發，達到完全不同的結論——據馬克思說是「離奇底錯誤」。

拉塞爾說在戰爭威脅之下興起於德國的國民運動「不過是對法仇恨而已，純然底反法主義（以反拿破崙為口實，而其實是仇視法國革命底發展。）」在他看來，歐陸兩大民族僅僅祇為民族主義底幻覺而戰爭，並非由於民族生存攸關而祇是釀成於病態底民族仇恨，浮泛底愛國主義和孩子氣底反法主義的德法戰爭，是極其有害於歐洲文化和真正民族底及革命底利益的，而這將要成為自一八四八年三月以來反動派的最可怕底大勝利。他以為民主派的主要任務是用一切可能方法反對這樣一種戰爭。

他更詳細地指出義大利戰爭對於德國並不是一種嚴重底威脅，而且德國的民族統一是有賴於義大利獨立戰爭的成功的一種上好底原理，不會祇因為一個壞人實行牠就變為壞底。拿破崙第三或許希望經由義大利戰爭而獲得少許民心，但是使他不能利用這些事以擴張他底私利的卻是民主派的任務。祇因為一個拿破崙第三人怎樣能夠就反對人歷來贊成的事呢？在一方面有一個好原理和一個壞人，另一方面卻有一個壞原理和一個「什麼人？」拉塞爾提醒讀者們布魯目暗殺事件，阿爾、牟茲、荷蘭斯坦和布倫塞爾，以及不是出於拿破崙第三而是出於哈布斯堡保皇黨的一切罪惡。他說，德國人民是毫不關心於奧國勢力的維持的，恰相反，奧國的澈底崩潰乃是德國統一的基本條件。義大利和匈牙利取得獨立的時候一千二百萬奧、日耳曼人纔會返回德國。祇有在那時他們纔會感覺他們自己是德國人，祇有在那時德國的統一纔可能。

拉塞爾分析拿破崙第三的地位，指出這被人估計過高的虛弱者是不能認真打算對外侵略的，即使對於義大利，更不用說對於德國了。即使這狂人真正懷抱着征服的幻夢，德國方面為什麼要表示那樣可恥的疑懼呢？拉塞爾嘲罵那些愛國懦夫，把耶拿之役看作德國國力的經常標準而又被他們自己底恐懼所驅策。他譏笑那些勇敢人物，因為恐怕很不可能的法國進攻而高呼德國進攻。他指出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倘若德國被迫而抵抗法國，那就比牠去攻擊法國更能够發動更大的力量，倘若牠去攻擊法國，就會使法國人民集結在拿破崙第三週圍而增強他底地位。

反法戰爭是要實行的，祇要拿破崙第三企圖維持他從奧國得來的贖物，甚或他不過是想爲他底堂弟哲洛米創立中義大利王國。倘若並沒有這些事故發生而普魯士政府還要煽動反法戰爭，那麼民主派必須竭力阻遏這種煽動。然而，中法是不夠的，在德國國家的利益上普魯士的歷史任務是進軍丹麥，發表聲明：「倘若拿破崙第三藉民族主義之名變更南歐地圖，那麼我們就要在北歐作同樣的事。倘若拿破崙第三解放義大利，我們就要解放斯乞里斯委——荷爾斯坦。」倘若普魯士繼續無所作爲，那就證明德國帝制派對於國家大事已經無能了。

作爲這議論的結果，拉塞爾被頌揚爲國家前途的預言者，先見到後來的卑斯麥底政策，但是一八六四年卑斯麥所實行的兼併斯乞里斯委——荷爾斯坦的帝王征略其實並無關於一八五九年拉塞爾所主張的解放斯乞里斯委——荷爾斯坦的民族革命戰爭。拉塞爾很知道那攝政王並不會接受他所規劃給他的這任務，不過借此他就有權提出一種符合於德國國家利益的建議，即使這建議立刻會變爲攻擊政府。他有充分理由指示激動底羣衆正確道路而使他們脫離錯誤道路。

然而，除了他在那小冊子裏所提出的這些議論而外，他還有「不便明言底動機」，如他寫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所解說。他知道那攝政王將要加入奧國方面參與義大利戰爭，對於這一點他並不覺得很困難，因為他以爲這戰爭或許會失敗而且可能從那必不可免的變動局勢中造成革命資本，但是有一個條件：應該使國民運動自始就把攝政王底戰爭看作朝廷的事，並沒有任何國民底理由。在拉塞爾看來，反法的非國民底戰爭將要是革命的「一大機會」，而在這戰爭中人民在朝廷領導之下卻要得反革命的結果——這是他在那小冊子裏雄辯地說明了的。

所以，從他底觀點看來，恩格斯在他底小冊子裏所提出的戰略多少是不可理解的。以軍事觀點而論，恩格斯已經輝煌地證明了德國並不需要波河防衛牠自己，而他進而主張在戰爭中必須佔領波河——就是說，德國應該援奧反法——卻使拉塞爾大不以爲然了，因爲佔在奧國方面打退拿破崙的攻擊顯然祇能有反革命底後果。倘若奧國由於日耳曼聯盟的援助而成功，那麼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奧國支配上義大利的了，這正是恩格斯所痛惡的事，而奧國在德國的權威將要因此增強，而那無聊底日耳曼聯盟的政治生命將要僵尸復活了。即使勝利底奧國推翻了那法國的篡位者，這也不過是要使布爾彭——舊政權來代替他吧了，這對於法國或德國的國民利益都無所裨益，更不用說革命的利益了。

要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觀點，人必須認識他們也像拉塞爾一樣有他們底「不便明言底動機」，而且雙方都爲了同樣理由，如恩格斯寫信給馬克思所說：「我們底黨的利益，政治底或論爭底，在德國是絕對不能公開提出的。」然而，在倫敦的這兩朋友底「不便明言底動機」是不如拉塞爾底那些的清楚的，雖

● (Bourbon) 法國皇室。